

汉阅史学经典

美国南北战争 回忆录

上册

MEMOIRS OF AMERICAN CIVIL WAR

全彩版

[美] 格兰特 著
ULYSSES SIMPSON GRANT

孔令会 译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汉学史学经典

美国南北战争 回忆录

下册

MEMOIRS OF AMERICAN CIVIL WAR

全彩版

[美] 格兰特 著

ULYSSES SIMPSON GRANT

刘文艳 译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美国南北战争回忆录（上下册）》是根据 U.S. 格兰特总统传世杰作《U.S. 格兰特回忆录》节译而成，全方位、多层次、宽角度地展现了那场硝烟散尽、鼓角远去的内战。为了使读者全面了解本书，现作如下说明：

一、关于版本。据不完全统计，《U.S. 格兰特回忆录》英文版多达上百个。其中，以查尔斯·L. 韦伯斯特出版公司于 1885 年出版的版本最具代表性。本书正是根据该版本翻译而成。

二、关于插图。南北战争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了。读者可能会问：这场战争的主角和配角长什么样子？将士们穿什么衣服？敌我是如何激战的？……为了让读者更形象地了解这场战争，我们选配了上百幅插图。这些插图包括但不限于油画、版画和照片。我们希望，通过品味插图的艺术之美，读者获得一种不是穿越胜似穿越的强烈体验。

三、关于注释。为了确保内容的正确性、权威性，版权方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工作。考证的结果以注释的形式体现。

四、关于译者。上册由兰州交通大学的孔令会老师翻译，下册由兰州城市学院的刘文艳老师翻译。二位老师治学严谨，文笔优美，为保证本书的质量奉献良多。在此，深表敬意。

尽管出版前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但不足之处实难避免，欢迎读者朋友多提宝贵意见。

目录

出版说明

第一章 即将到来的危机	001
第二章 为政府效力	013
第三章 升任准将	021
第四章 在开罗设立司令部	029
第五章 进攻贝尔蒙特	039
第六章 攻下亨利堡	047
第七章 围攻多纳尔森堡	055
第八章 恢复指挥权	069
第九章 夏洛之战	077
第十章 邦联军匆忙撤退	089
第十一章 哈勒克将军接管战场指挥权	099
第十二章 克拉克斯维尔投降	107
第十三章 艾尤卡之战	119
第十四章 指挥田纳西军区	125
第十五章 谢尔曼在密西西比河下游的行动	131
第十六章 维克斯堡上游的行动	141
第十七章 “印第安诺拉”号投降	153
第十八章 维克斯堡下游的行动	163

第十九章 格里尔森的袭击	171
第二十章 钱皮恩山之战	179
第二十一章 进攻维克斯堡	189
第二十二章 鏖战维克斯堡	195
第二十三章 维克斯堡投降	203
第二十四章 进军莫比尔的计划	217
第二十五章 指挥密西西比军区	227
第二十六章 华海特奇之战	237
第二十七章 伯恩赛德将军的处境	245
第二十八章 谢尔曼攻克传教士岭	257
第二十九章 查塔努加战役的评论	265
第三十章 总部搬往纳什维尔	273
第三十一章 第一次见林肯总统	283
第三十二章 再次侥幸躲过一劫	295
第三十三章 奇袭里士满	3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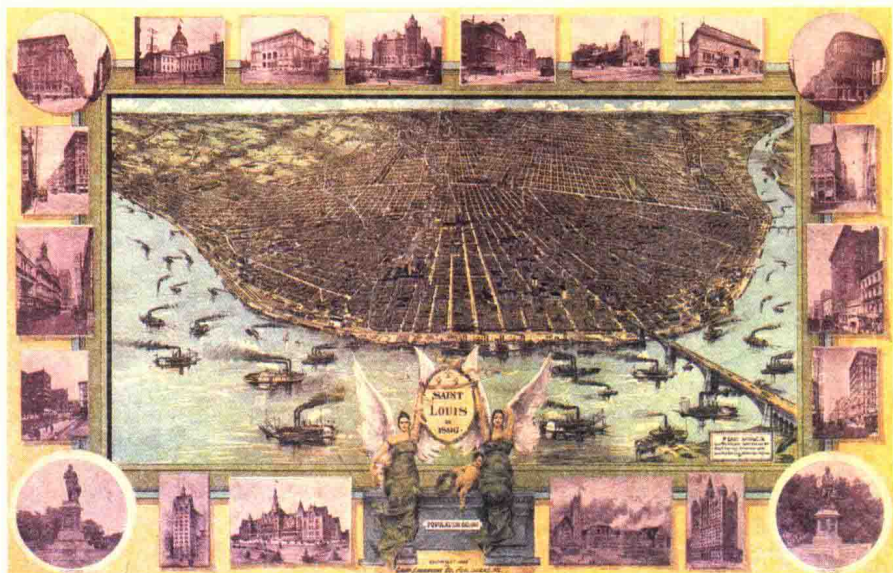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即将到来的危机

墨西哥战争期间，我的家人住在东部地区。家里有妻子和两个孩子。我当军官的薪俸根本不足以在太平洋海岸维持他们的生计。于是，我决定退伍，于3月申请休假至当年7月底，并要求休假结束后退伍。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大西洋海岸，满心希望日后能在那里安家。这一直是我心里最强烈的愿望。然而到了1864年冬天，《中将法案》^①被提交给国会，并获得通过，我得到了晋升。在西海岸安家的愿望终于不了了之。

1854年夏末，我与家人团聚时发现自己多了个素未谋面的儿子。他出生时我在巴拿马地峡，所以我浑然不知。为了养家糊口，我开始了新的奋斗。那时我已32岁。我的妻子在圣路易斯附近有个农场，我们举家迁去，但我却无力添置家畜，还要想办法建所房子。我干活很卖力，天气再糟都决不休息一天，总算让家人过上了中等的生活。实在无事可做的时候，我就用马车拉上一捆柴火去城里卖。在我的苦心经营下，日子过得一帆风顺。可是，1858年我得了疟疾，忽冷忽热。我小时候在俄亥俄也生过很严重的疟疾，好长时间才痊愈。现在这次持续了一年多，我虽然不至于要完全待在家里休养，但很多活都力不从心了。于是，当年秋天，我卖掉了家畜、庄稼和农具，不再务农。

^① 1864年林肯总统重启中将军衔，将时任少将的尤利西斯·S. 格兰特擢升为中将，任联邦军队总司令。那时美国军队中尚无上将军衔，中将就是当时的最高级别军官。——译者注



圣路易斯在 1764 年由法国皮毛商人建立，名字来源于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图为 1896 年的圣路易斯，出自一份报纸上的插画

那年冬天，我和我妻子的表兄哈里·博格斯合伙经营房地产生意。我独自在圣路易斯过的冬，次年春天才把家人接到城里。我要是有机会慢慢把生意做起来，或许也能做得很红火。可是，当时的情形是只有我一个人能打理生意，却要负担起两个家庭的开销，实在难以为继。我在圣路易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时候，曾是县工程师一职的候选人。这个职位既受人尊重，又报酬丰厚，我那时十分心仪。这个职位由一个五人组成的县议会委任。我的竞争对手凭着是本市人的优势（被收养到该市）获得了这个职位。我那时已经退出和博格斯合伙做的生意，后于 1860 年 5 月搬到伊利诺伊州^①的加里那，在我父亲的商店里做店员。

住在密苏里州的时候，我第一次有机会在总统选举中投票。我取得少

^① 伊利诺伊州以印第安人伊利诺伊部落之名命名，位于美国中西部，北接威斯康星州，东北濒密歇根湖，东界印第安纳州，东南邻肯塔基州，西隔密西西比河与密苏里州和艾奥瓦州相望，其首府是斯普林菲尔德。——译者注

校军衔之前在军中多年，尽管从教育方面而言是个辉格党，也极为敬仰克莱先生，却极少考虑政治。可惜还没等我有机会行使选举权，辉格党就寿终正寝了；取而代之的无知党日现颓势；共和党混乱不堪，毫无名望。蓄奴州^①境内，除了与自由州接壤的少数地方，根本没有共和党的一席之地。在圣路易斯城里和县區，有一支由弗兰克·P. 布莱尔阁下领导的党派，人称自由之士民主党，这就是日后共和党的前身。我的邻居们大都知道我是个有辉格党倾向的军官。他们原来和我立场一致，但现在自己的党派土崩瓦解，很多人便纷纷改投无知党，或者叫美国人党。我的新家附近有一个分会，我受到邀请并接受了，入了会，一周之后参加了一次会议，就再也没去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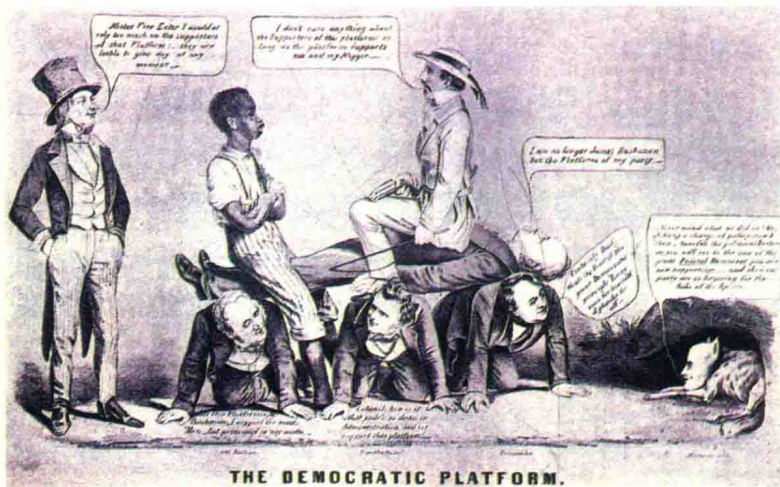
对于做了一星期美国人党的党员，我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因为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在自己出生的国度里，应该和那些自愿选择以这里为家的人受到同样的保护，享有同样的权利。但是对于任何国家，所有靠诅咒、发誓而结盟的秘密政党都是一种威胁，不管它们成立之初的动机和原则有多么纯洁、多么爱国。如果一个政党成立的初衷是反对思想自由，反对“遵照自己良心的指引”或者“任何宗教派别的信条”而信奉上帝的权力，那么它就不能也不应该存在下去。同样，一个教派若是将其规章置于国家法律之上，一旦两者相悖，无论付出何种代价都应对其坚决抵制。

墨西哥战争之前，几个彻头彻尾的废奴主义者无论是竞选治安官还是美国总统，只要竞选就一概竖起反对奴隶制的大旗。他们声势浩大但实际上为数不多。不过，虽然北方没有奴隶制，但绝大多数北方人都反对这项制度，认为美国任何地方存在奴隶制都是件不幸的事情。他们认为不应该去怪罪蓄奴州，而是应该保护南方将奴隶作为财产的权利，直至找

① 蓄奴州是指美国独立后在南部可以任用黑奴为劳动力的州。与之相对的是自由州，即在林肯统治下的黑奴自由解放的州。——译者注

到一种合适的方式消除这个体制。两党都没有把反对奴隶制作为自己的信条。在一些地方，民主党里反对奴隶制的人可能多一些，而另一些地方，辉格党里多一些。然而，随着墨西哥战争的打响，事实上，随着得克萨斯并入美国，“一场不可避免的冲突”就拉开了帷幕。

1856年总统选举时，我第一次有机会行使投票权。大选将至，党派情绪高涨。南方和边界各州认为共和党不仅反对扩大奴隶制，而且倾向于对奴隶主不予赔偿就强制废除奴隶制。那些本应该能明辨是非的人却臆想出种种最可怕的前景。而许多饱学之士，其他方面皆通达理智，却头脑简单地认为解放奴隶就意味着社会平等。一时间，背叛政府的言行被大肆宣扬，却无人指摘。我清楚地觉察到，如果1856年选出一位共和党总统的话，南方蓄奴州一定会悉数脱离联邦，发起叛乱。在这种境况下，我不愿眼看着自己的国家被卷入一场无人能预知结局的战争，让一位能阻止或者推迟南方脱离的总统当选，或许是明智之举。如果蓄奴州一致选出的民主党人当上了总统，4年之内他们就没有借口脱离联邦。我极其希望，在此期间民众的情绪能冷静下来，从而避免一场大灾难；即使战争不可避免，我相信国家也将做好充分的准备去应对和抵御。所以，我把选票投给了詹姆斯·布坎南。4年之后，共和党成功地把自已的候选



这是185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的一幅漫画：讽刺民主党候选人詹姆斯·布坎南仇视黑人的政策

人送上了总统宝座。今天的文明世界很清楚此事的影响：四百万被作为私人财产的人类得到了解放，获得了选举权，他们的子女能接受国家的免费教育。但是这个国家依旧故我，白人照旧避讳黑人，黑人对白人也避而远之。

在加里那居住期间，我名义上只是个靠固定薪水养家糊口的小店员，而实际的处境并非如此。我父亲从未在加里那住过，但把我的两个弟弟安顿在了那里。大弟弟负责打理生意，小弟弟给他打下手。我去的时候，父亲本来想完全放开手，让3个儿子自己经营，可是一手创办起生意的大弟弟当时正害着痲病^①，且日渐严重，一时间不好做什么变动。他死于1861年9月。这种病总是带给病人虚妄的假象。直到临死前，他都以为自己正日渐好转。生意场上没有人比他更正直。而1861年9月的我，正全身心地投入一项事业。

第一次发出志愿军征兵令时，我在加里那住了11个月。我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生意，除了顾客和同行之外少有交往。1860年11月竞选开始时，我在伊利诺伊州居住的时间还不够长，没有取得公民身份，因而就不能投票。我当时其实还挺高兴，因为道义要求我必须投票给斯蒂芬·A. 道格拉斯，但他根本无望当选。真正的竞争是在布雷肯里奇先生和林肯先生之间展开的，也就是少数人统治还是多数人统治之争。两者之间，我希望看到林肯先生当选。拉选票期间，群情激昂。竞选期间的许多个夜晚，加里那原本宁静的街道都因手持火把的游行队伍而热闹非凡。我没有参加任何一党的游行，但偶尔会和“完全清醒者”——共和党人——在他们的房中碰面，或者指挥他们操练。从芝加哥提名到拉票结束，共和党候选人的当选显然就是向南方一些州发出了脱离联邦的信号。我当时仍然幻想，一个全然反对奴隶制扩大化的政党第一次提名总统候选人之后

^① 痲病即结核病，是由结核杆菌感染引起的慢性传染病。结核菌可能侵入人体全身各种器官，但主要侵犯肺脏，被称为肺结核病。——译者注

的4年时间，足够让支持奴隶制的极端情绪冷静下来，足够让南方人在采取自己口口声声要挟的可怕举措之前仔细斟酌一下。然而，我错了。

共和党候选人当选了。此后，西北部相当大一部分人，我猜想整个北方地区也有同样比例的人，都感到了形势的严峻，但同时也坚定了决心。人们经常讨论南方是否真会兑现威胁，脱离联邦，组建一个以保护“神圣的”奴隶制为己任的独立政府。因为当时确实有人笃信人类奴隶制的“神圣性”，就像今天仍然有人相信摩门教及其一夫多妻制是上帝



摩门教不属于基督信仰各宗派运动的任何一个分支，自成一派，但在信仰内容与基督教有别，该教是后期圣徒运动之中发展规模最大，且最为人所知的一个宗派。图为摩门教徒横穿密西西比河

的旨意。我们谅解他们怀有这些观念，但禁止他们付诸实施。人们普遍认为其间肯定会有波折，南方的一些极端州甚至会通过脱离联邦的法令，但又普遍觉得这一步对于南方而言无异于自取灭亡，所以必成不了气候，不会长久。

毫无疑问，我们政府的缔造者们，至少他们中的大多数，把各殖民

地的联合当作一种试验。每个殖民地都把自己看作自成一体的独立政府；联邦是为了抵御外侮，解决内部争端。如果仍然只有最初的13个州，任何一个州想要在任何时候退出契约，我认为不管这个决定可能多么令人惋惜，都不会有人去质疑这种权利。不过，美国宪法在各殖民地一获得通过，情况就变了；增加修订案之后，情况更加不同；宪法获批之后，即便一个州仍然拥有脱离权，也在新的州加入之时废止了，至少这些新加入的州本身不具有这种权利。佛罗里达州和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各州从来都不曾拥有脱离权，因为它们是用举全国之力买来的。得克萨斯州和其他一起并入联邦的领土是用鲜血和金钱一起换来的。单一个得克萨斯就比欧洲除了俄罗斯之外的任何国家都大。我们付出了大量的金钱，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才将得克萨斯州并入，而其区域内的所有公共用地都被允许作为州财产保留下来。因此，得克萨斯州如果要求从联邦退出，就是最可耻的忘恩负义、背信弃义之举；况且，如果分裂变成现实，基于体制和地理位置的因素，得克萨斯一定会追随南方。脱离联邦既不切实际也不合情理，本质上就是叛乱。

诚然，叛乱是人民固有的权利。如果人民受到政府的压迫，他们自然有权通过这种手段摆脱压迫。如果他们有能力，就可以退出政府，或者推翻旧政府而以一个他们较为认可的政府取而代之。但是，任何一国的人民，或者一部分人民，只要选择了这条道路，就等于把自己的生命、财产以及作为公民享有的种种保护统统拿来做了赌注。要么马到功成，要么任人宰割——这是必然的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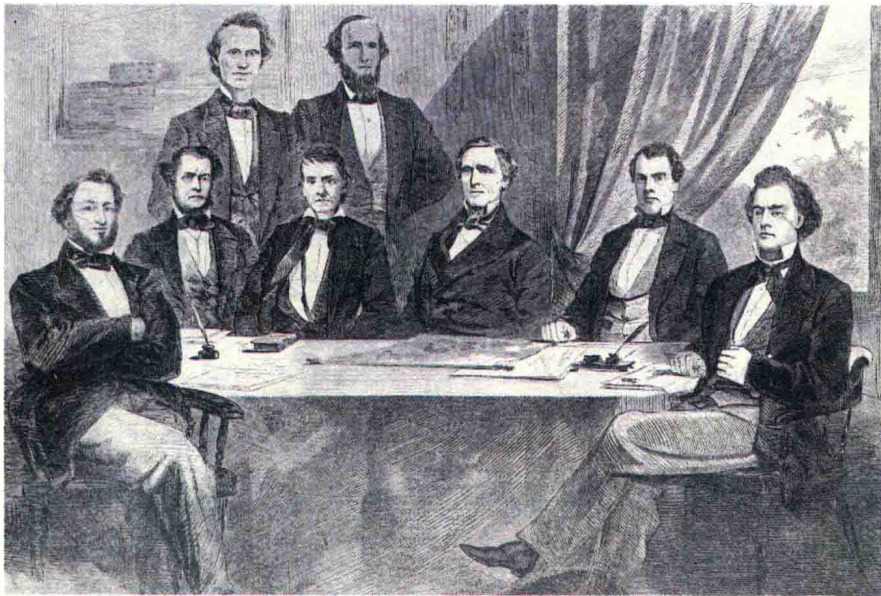
南北战争中，如果南方说——“我们不想再和你们北方人待在一起了；我们知道我们的奴隶制让你们深恶痛绝；你们的人数正日益超过我们，将来会对我们的制度造成威胁。只要你们允许我们掌控政府，再有一些北方友好人士的协助，颁布法律让北方为防止我们的财产逃亡站岗放哨，我们愿意和你们待在一起。此前，你们一直遵守着我们的原则；但是现在你们似乎不想再守规矩，我们也无意再留在联邦。”——那么他们说

的确实是实情。然而，想退出的州却高呼：“别管我们，宪法没有赋予你们干涉我们的权利。”北方的报纸和民众也随声附和。普通的个人或许可可以不理睬宪法，但是国家不仅自身要遵守宪法，还要按照对其条文最严格的诠释执行宪法，而这种诠释全凭南方人的一面之词。事实上，宪法并不适用于1861年至1865年这样的非常时期。宪法的制定者们根本想不到会有这样的特殊情况发生。如果他们预见到了，很可能宁愿准予一个或几个州脱离的权利，也不愿让兄弟之间同室操戈。

宪法的制定者们是时代的智者，希望尽最大可能保证自己以及后子子孙孙的自由与独立。然而，如若认为一个时代的人能为子孙万代立下一套完美的执政之法，可以任世事变迁而亘古不变，即便遇到不可预见的突发情况也能迎刃而解，就太荒谬了。我们的宪法制定之时，人类唯一能驾驭并为自己服务的自然力量只有河里的水和空中的风。当时虽已有了以水为动力的简单机械装置；有了靠风在水上行船的帆——但是利用气流水流让船只逆风逆流而行，让机器做各种工作，人们想都没想过。借助电流把信息瞬间传遍世界各地，在当时很可能认为是巫术或者魔鬼之流。和有形的环境一样，无形的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环境已截然不同，面对着完全出乎预料的紧急情形，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墨守成规。合众国的缔造者们一定会第一个声明自己的法令并非不可动摇。他们若是活着，看到事态发展到当时的地步，一定会坚决抵制脱离联邦的行为。

1860年到1861年的冬天，我走遍了西北部的许多地区。因为我们的顾客分布在威斯康星州西南部、明尼苏达州东南部和艾奥瓦州东北部的各个小镇。他们都知道我曾在正规军中当过上尉，亲历了墨西哥战争。所以，我不管在哪里过夜，总会有人专门到我投宿的客栈，聊到很晚，讨论未来局势的走向。我当时的观点和西沃特先生日后公开表达的观点是一致的，即“战争将在90日之内结束”。夏洛战役结束前，我一直持有这种观点。我现在认为如果当初西部所有的军队由一个统一的司令官指挥，占领多纳尔森堡后能乘胜追击的话，西部的战役就能画上句号了。

我现在毫不怀疑南方当时如果能冷静下来，开诚布公地表达看法，不要以威胁相逼，如果每个合法选举人的选票都有同样的分量，那么1860年到1861年南方的主流情绪一定会反对脱离联邦。但是，问题没有得到冷静的讨论。煽风点火的人要么年事已高，即使开战也不用从军；要么就是自视过高，觉得如此重大的事件绝不能没有自己的参与。于是一个个慷慨激昂，猛烈地抨击北方，抨击北方对南方的侵犯，抨击北方对南方的干涉……他们公开谩骂北方人是胆小鬼、懦夫、黑鬼的仰慕者；声称打起仗来一个南方人能顶5个北方人；如果南方肯为自己的权益抗争，北方立刻变成缩头乌龟。在密西西比州脱离联邦前，杰斐逊·戴维斯先生



杰斐逊·戴维斯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于美国内战期间担任美利坚联盟国首任，也是唯一一任总统。图为杰斐逊·戴维斯和他的内阁成员，后排左面站立者为犹大·P·本杰明，右面站立者为斯蒂芬·马洛里；前排坐者从左到右依次为：克里斯多夫·梅明杰、亚历山大·史蒂芬斯、勒罗伊·蒲伯·沃克、杰斐逊·戴维斯、约翰·H·里根、罗伯特·图姆斯

在拉格兰奇的一次演说中扬言，要是真的打起仗来，他愿意喝光洒在梅森-迪克森分界线以南的所有鲜血。那些一旦打仗就要去卖命的年轻人信以

为真，觉得北方人既飞扬跋扈又胆小懦弱。于是，他们也高呼要和北方一刀两断。南方合法选举人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奴隶，基本都住在穷乡僻壤山野之地，子女受教育的条件十分有限，即使基本的读写都难以保障。



奴隶从出生就失去自由，直到死亡，奴隶主可以随便打骂、买卖奴隶。图为美国西弗吉尼亚州首府查尔斯顿的一处奴隶市场，奴隶主正在叫卖自己的奴隶

在这场纷争中，他们几乎无利益可言。就算有任何利益瓜葛，如果他们有能力看清形势的话，也是和北方一致的。他们自己也是需要解放的对象。在旧的体制下，他们在那些维护奴隶主利益的掌权者眼中不过是一群穷鬼白人，只有按照别人的指示投票才会被施舍选举权。

我知道后一种观点可能会遭到质疑，可能会有人举出具体的事例证明在南北战争之前，南方的选举和美国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没有受到人为干预，但是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反对声音，我都坚持我的说法。确实，没有人以枪相逼，也没有骑马的蒙面人深夜造访投票者，但是大家都深切

感受到每个州都有那么一个阶层大权在握，操控着整个局势的走向。他们不择手段，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攫取了控制权。这种胁迫不动声色，却无处不在。

确实，南方各州都有两个人数众多、广受尊重的政党，可是两个党派都效忠于在他们看来凌驾于州甚至国家之上的奴隶制。奴隶主虽然人数不多，但掌控着这两个政党。假如奴隶主和非奴隶主因为政见不同产生了分歧，屈服的将是多数人，否则同室操戈的局面在所难免。我并不认为应该责怪南方人民。曾经一度，奴隶制并没有利润可言，对其优劣的讨论也几乎只局限于有奴隶制存在的地区。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差一点儿主动废除了奴隶制。一个是因为投票时两方势均力敌而未能实施，而另一个万事俱备只差一次投票。但是当奴隶制变得有利可图时，废除的言论立刻在有奴隶制的地方销声匿迹。由于人类的天性使然，自然就要想方设法找出论据支持奴隶制。在奴隶制合理性的问题上，轧棉机^①可谓功劳大矣。

1860年到1861年的那个冬天，在今天的中年人的印象里一定是个不安分的年月。总统选举结果一出，南卡罗来纳州立刻退出，其他南方各州纷纷扬言要效仿。而有些南方州的亲联邦情绪高涨，不得不以武力镇压。马里兰、特拉华、肯塔基和密苏里都是蓄奴州，没有通过退出法令，但是它们都在所谓的邦联“国会”里有席位。1861年，密苏里州州长杰克逊和副州长雷诺兹都支持叛乱，和敌军一起叛逃。州长不久就死了，副州长趁机补了空缺，假借州长的名号发表公告，得到邦联政府的认可。他自欺欺人的把戏一直要到叛乱结束。南方宣称拥有邦联的主权，同时又号称有权将他们想要的州，即有奴隶制存在的州，统统纳入他们的邦联之内。他们似乎没有察觉到这种行径的自相矛盾之处。实际上，南方的奴隶主们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奴隶的所有权赋予了他们一种贵族

^① 这里是指轧棉机出现后，奴隶制经济的利润突然变得丰厚。奴隶主作为既得利益者，努力寻找各种理由证明奴隶制的合理性。——译者注